國史紀聞卷之七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泌水臣張鈐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

時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語人曰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飾太平耳今日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睽隔蒙蔽必將有意外之患也遂

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

三月賜進士周旋等及第出身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不戰而退虜隨逼凉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去廣奏功徼賞車劾廣罔上不法請寘之法詔械廣至京下獄又劾寧夏守將失律罷之朝廷嘉車執法賜白金文綺

以廖禁爲兵部左侍郎

夏四月河北旱蝗

遣工部侍郎邵旻督捕之

五月初設提學

南北畿以御史各省以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務責成按臣不得侵越

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瑄每臨諸生親爲講解諸生翕然愛敬呼爲薛夫子

六月以陳智爲右都御史

七月徙封襄王瞻墡于長沙淮王瞻以于饒州

九月張瑛卒

十月　上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三發三中　上喜撤尊賜之觀者私相謂曰往年王振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月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鎮守平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等老帥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勑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丁巳二年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　上諸大臣救之乃止

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　上東立輔等西立太后各以溫詞慰之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并力同心共安社稷又顧　上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後人萬機皆當與計非五人所贊成不可行也頃宣王振至太后色遽變曰汝侍皇帝起居不節數導爲非罪當死命左右斬之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史書禍人國家多矣我聽帝與諸公有振以後不得再令干國事

夏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宗九載滿在吏部　上爲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佐性嚴重守正嫉邪孤介獨立入內直廬屏坐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皆敬憚以故竟擠之家居十餘年卒

六月僉都御史曾穆卒

穆自少攻苦食淡力學篤行嘗書座右曰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初爲福建僉事理寃懲墨人不

可干以私泉州有李姓者妻吳美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行殺之道中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及按察司皆受賂反坐十餘年未決公二訊即明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比入臺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沒不能斂

秋九月虜寇甘凉王驥禦却之

驥至軍中大會諸將問將校畏敵不畏軍令者指白都指揮安敬驥立縛敬斬轅門三軍股栗遂大閱士伍養銳待虜未幾把禿孛羅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衆虜知有備引去驥以士用兵冗徒費芻糧乃留五萬五千人戍邊餘遣還更番代上于是軍得休息民省轉輸之勞

以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文淵守溫州廉靖寡慾一郡大治治行浙爲第一　宣宗下璽書褒之增秩二級守郡如故至是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超擢是職

戊午三月以魏驥爲吏部左侍郎

驥正道自持不苟從俗有進士未終制求爲考功者同官許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耶竟不與

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進禮部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爲[illegible]

王驥率諸將出塞擊虜大破之阿台[illegible]死

虜酋阿台朶兒只伯復入寇驥選精驥二千授都督蔣貴戒之曰努力樹功名不勝無相見貴感奮以往虜尋又窺邊驥曰虜不大創不退使我罷于奔命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蔣貴爲前鋒驥與都督任禮等帥兵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夾攻虜于梧桐林虜潰走復進兵至野孤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人畜數千虜酋以數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

淮揚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周忱往視之
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
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如數出給通關准
作次年預納秋糧令竈戶上納私鹽照時價給
米於是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
之

秋八月順天貢院火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試初試之夕場屋火
試卷多燬有正糧罪不敢言更試惟欲請葺場
屋以終事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
公不然雖無私此心亦其　朝廷何惜一日之
費不成此盛舉哉具二說以進命下如鶴齡議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莊貴
爲定西伯任禮爲定遠伯趙安爲平遠伯
貴起自行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戰衣糧器
械不役一人皆自齎負及臨陣當先搏戰子弟
士卒蟻附而前以死向敵用是取勝但目不知
書短于謀畧必聽人指揮而後能成功威振西

陞羌虜畏服

陞柴車兵部尚書仍賛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數劾將佐欺玩或休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同事者多躭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淡泊自處燕會皆不與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枝覆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言一[illegible]九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賜白金文綺

雲南麗川宣慰思任發反

十一月以陳敬宗爲雲南布政使

敬宗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時關中楊鼎初發解春闈不利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

己未四年正月辛巳朔　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麗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楊士奇展墓歸

士奇乞休　上不允命歸省墳墓差內使阮澹
護行賜璽書金幣曰卿省墓畢即來毋久戀鄉
士士奇頓首謝
三月賜施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獄尋釋之
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絕天理　亂
人倫數事　上怒逮下獄論死未幾事露王廢
乃宥祚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倭大寇浙東

先是日本入貢不奉約束　宣宗諭使臣後貢
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續來
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遣中官雷春弔祭
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過官
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
順夷情王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爲
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
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夷不得間稍如約
遂許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

踈至是大寇浙東入大嵩桃渚官庾民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塚墓束嬰兒竿上沃之沸湯視其啼以爲樂刳孕婦視男女屠毒最慘流血成川城野蕭條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楊士奇還京

五月黔國公沐晟率兵討思任發都督方政戰死晟旋師至楚雄卒子斌嗣

方政與晟弟昂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慮瘴發不利遂旋師至楚雄暴卒

重修京城九門

文皇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將及城池會有司未果及是詔修九門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巨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稱是　上遂命中官阮安董其役取京師營卒萬餘停操而用

之厚其既廩材木諸費一出公府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中告成安能奉公恤下且善經畫云

以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爲四川布政有廉名出巡惟蔬食不食肉蜀人呼爲青萊王轉山東嚴覈帑藏節浮清隱儲畜大充又使人問民瘼恤荒平賦民甚德之後爲刑部尚書

以范理爲德安知府

楊溥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理爲縣令不加禮溥深重之即薦擢爲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及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六月京師大水　詔求直言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

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皆切時弊留中不下

加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在蘇州久愈得民心歲滿當去軍民二萬餘人叩闕乞留本深在吉安治尚寛簡未嘗任智用威民自信服尤折節下士至是亦九載滿郡人相率乞留藩憲以聞　上從之與鍾俱加俸復任後鍾卒於官本深以老乞休去兩郡之民皆尸祝之

秋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命僉都御史王翺巡撫四川參贊軍務

松潘番賊數入寇用兵不效翺至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酋感

悅盡邀各部落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以寧

九月遣官脩倉儲水利

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　高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陂塘築圩壩以備水旱民安其業歲久弊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水利湮廢稍遇凶荒民無所賴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illegible]司凡[illegible]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　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十月廢遼王貴烙爲庶人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降福建僉事廖謨爲府同知

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償命楊士奇欲擬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言謂

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皆有私意償
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職爲當太后韙之
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十二月徙荆王憲於蘄州
庚申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直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識不識
皆知其爲君子俸賜分贍姻族卒之日食無百
緡後贈太保謚忠宣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
京
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年鎮以靜定
最識大體朝廷疑隆在留都久得人心召還京
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終
莫能及
二月　帝躬耕籍田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
時王振專擅欲去三楊一日謂楊士奇等曰

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亦年高倦勤矣後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進可任者報　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裏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咎榮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能已乎一旦内降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大學士楊榮展墓歸

三月折輔大旱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召鎮守甘肅兵部尚書柴車還京掌部事

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榮明敏疏通謀而能斷濟險解紛調停有術

文皇英武羣臣奏對少稱旨獨喜榮雖盛怒榮

一言輒霽威屢從塞運籌帷幄閣中議事衆論

或窒難行獨榮所畫無不中竅故事每歲秋内

閣與諸大臣錄囚楊士奇訊之未了榮片言即
決內行謹脩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
歸心焉然頗納餽遺時議少之展墓還至武林
卒贈太師謚文敏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二月陞廣西思恩州爲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爲
知府

瑛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諜爲楊
應能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托此而逃者也君
侯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潛由地
道出由湖湘入蜀歷滇閩至此淪落江湖垂肆
十年今老矣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
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之巡按御史
迎至藩堂僧趺坐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
獵傷實爲我也衆悚然具奏乘傳至京　朝廷
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曾事建文使往視
亮亦遲疑僧曰汝非吳亮耶不見四十年應亦
難辨我舉一事昔御便殿時食子鵝棄片肉于

地汝餂而食之汝寧忘之耶聞楊士奇尚在能
出一見否亮大感慟復命遂取入西內居之卒
塟西山不封不樹曾于途次賦詩曰流落西南
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
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
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嘗題
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壁間詩曰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
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
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曰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蓬標南來烽嶺
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遥欵段久忘飛鳳輦袈
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蹌鴉早
晚朝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以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
軍務宦者曹吉祥監軍討思任發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王振欲立功

異域遂力于討議楊士奇言遠夷不足較且爲
耕守計振不聽侍講劉球上言　帝王馭夷狄
不窮兵于小醜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敵以安
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
寇而思任發依阿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射
狼以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
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
爲怯願罷兵專備北邊疏入不報遂大發兵十
五萬轉餉半天下命驥等討之驥奏舉廷臣有
才畧者太僕寺少卿李賁郎中侯璉楊寧等隨
軍贊畫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驥總督陝西
甲午閏陞練士馬選用將帥三邊宴然
大學士楊溥展墓尋還朝
四月以王佑爲工部右侍郎
佑諂事王振遂得以部郎獵超卿貳佑美而無
鬚一日振戲之曰侍郎何無鬚對曰阿父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唾之

五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罷以王佐爲戶部尚書

中敷忤王振故罷而以佐代之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免以王文爲右都御史

七月丙申朔日食

八月以薛瑄爲大理寺卿

初王振問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

乃召爲大理寺少卿至京不見振振數問士奇

何不見薛少卿士奇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

與瑄厚令賢道意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

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門公卿

見振皆拜瑄獨立振就揖之自是銜瑄

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

三殿成宴百官故事宦官不預外庭宴王振怒

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　上聞之憾

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詔振由中出入振至門外

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定都北京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

年定都于北除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武初　仁宗欲都南京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遂爲定制

右都御史吳訥致仕

訥常熟人少力學篤行兼善醫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入臺才餘年廉直自守耻爲詭隨昌詞義色風采凛然雖不察察爲明而姦貪輩自摧阻消縮至是懇乞致仕　上嘉其賢賜宴遣之歸家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造其廬見湫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訥素不愛繁華且厭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不德耶忱乃止

王驥進攻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

驥至雲南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進不可緩敢阻軍者斬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搗上江上江者賊巢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

保險拒守驥益率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水
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賊死者十餘萬思任
發遁去時維摩賊韋郎羅者僭王號驥因移軍
討之以偏師抵其境聲言大軍且至賊潰散郎
羅逃于安南傳檄諭之安南人函首來獻驥班
師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時勉在經筵每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感悟　上
亦傾聽聞者莫不稱善比之范純之時祭酒缺
衆推時勉遂用之諸生數千人時勉開導訓誨
各因其才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貧不能婚者節
省衣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誦讀寢興有常燈光
達旦咿唔之聲不絕恩義浹洽若家人父子敎
化大振

壬戌七年正月朔

三月賜進士劉儼等及第出身有差

論平麓川功進封蔣貴爲定西侯封王驥爲靖遠
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

即

命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

先是虜寇遼東出師禦之輒敗　朝廷以爲憂乃命翺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翺以遼左法令久弛不復知有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即戰亦不力及諸將迎謁責其玩寇喪師之罪命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巡邊自山海抵開原培墉浚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汰老弱賑貧乏偶配鰥寡遼人大悅謂邊境空虛乃以俗立法詞訟細大皆收贖在遼數年得金穀牛馬數十萬邊用充足孫璟者因漏閘輒戍卒隨甲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翺曰甲死以罪妻死于夫女死于父非殺也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罪卒爲名將

四月大旱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吳中卒

中在工部多大營建經畫條理甚有心計然性貪家藏巨萬卒贈茌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璡罷

璡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璡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遣璡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托一旦皆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二十年宰豈敢貪位顧君臣大義如此乘是其事上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廉潔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號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九月始置太倉銀庫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

初　宣廟崩太后即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許差遣詔凡事必關白幾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數年來海內休息皆太后之力王振即欲專擅尚畏太后及崩

振遂無所顧忌矣

思任發復反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率兵討之

先是思任發竄入緬甸大軍還復出爲寇　上謂王驥曰勞卿再行發卒轉餉三十萬人東南騷動

十二月以徐晞爲兵部尚書

王振威權日盛晞當先趨附百計獻媚宣言不事振者且得禍於是大臣百執事并在外方面守令無不重賄博振歡舉朝多以翁父稱振見即長跪一夕矯旨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入門遥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燭影中少頃連喏而起性中以爲　上在及至乃振也振向性中索遼東輿地圖初不知所謂後數日乃知尚有御史見振不跪振欲按圖求極惡地遣戍耳其作威若此

襄王瞻墡來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以王英爲禮部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調吏部左侍郎魏驥于南京

驥直道自持不苟狥俗時王振怙寵而驕每出

雖六卿亦歛輿避一日驥遇之崇文門不避振

銜之譖于上　上御便殿召驥至問故驥慷慨

陳言臣不才具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

可惜耳　上是其言溫詞慰之驥因力求去遂

改南

二月王驥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遁去

驥至金齒檄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

遣驥曰緬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五營

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緬人擁衆大至驥

密令貴率兵沿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

晝夜賊潰思任發又遁去不可得召班師

夏四月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尋宥之

振憾瑄欲殺之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

其私人王山山振佞也妻在持不可遂誣妻毒

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寃三駁都御史
王文詔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請廷
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怡然讀易
不輟侍郎王禕伸救之家人又乞代死得免歸
田

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從楊士奇請也

立　皇后錢氏
瓦剌大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五月壓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
幾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宦者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球應詔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願視
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數進儒
臣講求至理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願法　祖
宗成規每聽朝罷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
與裁決庶政庶權綱有歸三曰別賢否以親正

士願察內外之臣賢者親之不肖者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者然後可交于神明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脩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近來吏無善政民多失業宜選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考察文武官吏黜奸墨旌廉仁庶人知勸懲而吏治脩六曰愼刑罰以彰憲典近法司讞獄有奉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訊囚之際多觀望以希合　聖意不能無枉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有不當者罪之納贖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公罪許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今京師營作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侮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宜罷其工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近各處報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徒事虛文民不沾惠以致流徙益多宜令戶部

遇有報荒即勘實量減其租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蔣貴從事緬甸即得思任發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而已以一逋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宜召貴還全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北虜入貢之人歲增無減包藏禍心誠所難測不可不預防之宜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借工各廠及服役秋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材勇庶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可彌疏入王振怒球言摠權綱爲詆已也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脩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有言太常宜用儒臣振私人錦衣衛指揮馬順喜謂振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與璘比故先以言爲璘地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繫暗

獄中與董璘同處順一日五鼓携小校排戸而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有靈汝何得擅殺我小校以持刀斷球頸尚屹立順舉足仆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包以蒲瘞衛後董璘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隣因往來九疇家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求見九疇視其黄瘠不類惜之曰汝病乎小校吐實且曰迫于順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小人作此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球魂馮馬順子數順罪順不自安誦經禳之

七月王振枷國子祭酒李時勉於國學門

初王振每至國學司成設茗延款至時勉獨否振銜之乃誣以細事矯旨枷時勉於監門諸生石大用等數百人號哭　闕下大用願以身代會昌伯孫繼宗言于　太后太后爲　上言之乃知振爲也即詔赦之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

儼家食二十餘年淡然自處聚徒講學方岳重
臣待以師禮沉潛理學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
云

十月徙封鄭王於懷慶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先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視學謁先師

二月進曾鼎爲翰林學士

自楊榮沒惟鼎明敏議大事多取決于鼎王振
亦曲加禮敬

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昵愛其子稷有告稷過者反疑之稷
益横無忌至以私忿殺數人被害者訴于朝
上以士奇故不忍罪付其狀于士奇令自治士
奇卒乃論稷于法斬之士奇通達國體能持正
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
受知三朝計從言聽密謀顯諫彌益宏多當時
論相業者以士奇爲首但薦士必出其門不能

獎恬退抑奔競有攻己者即目爲浮薄必欲斥逐王振擅權不能匡救猶戀寵榮死而後已士論少之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

大旱遣官禱雨於嶽鎮海瀆

五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七月兀良哈入寇遣成國公朱勇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與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路踰灤河度柳河經大小興州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延寧甘肅邊務

九月城雲南騰衝

時有言騰衝險要控阨蠻夷宜城者　上勅楊寧城之或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當

徐計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遑恤其他即往相地
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而成因
建學舍選生徒訓農務學以變夷俗
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十年正月甲辰朔
宴來朝官布政丁鉉等于禮部
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官來朝宜勑吏部詢訪廉
能惟佞治行超卓者引赴　御前親加奬賞待
其考滿擢擢薦用　上從之于是會舉丁鉉等
廉能　賜勑諭各賞天鈔宴于禮部尋擢鉉爲
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三月賜商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倫書成
四月壬寅朔日食
召都御史陳鎰掌院事命王文出鎮陝西
鎰慈厚寛弘悉民疾苦不作聲色耑務安輯民
信愛之每入朝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父老走
數程歡迎久旱鎰禱即雨雨久鎰禱輒霽民益

親戴比文代之矯其寬濟以猛民雖陽畏而陰怨之且水旱相因邊事日作無復昔時氣象矣

五月圻輔饑遣大理寺右少卿李奎賑濟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

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剽掠昂帥將士討之盡得王名斬之及擒其僞初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十月進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

以苗衷爲兵部右侍郎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illegible]學士并直文淵閣

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往賀習禮曰吾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賀爲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以內臣鎮守各省

洪武中宦官僅能識字不解義理　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至是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官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

義任事權凡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鑛市泊織染等事無處無之爲害最鉅

三月降于謙爲大理寺少卿仍巡撫

于謙在梁晉久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振素嘗謙無餽遺遂嫉言官劾謙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巡撫河南山西之民數萬赴闕乞留復命愈撫如舊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倭寇浙西

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自楊榮卒上奇以子稷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事年髦勢孤無所匡拂後進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握溥拱手受成而已溥爲人質直不尚機警每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能舍已從人篤於操行安貞履節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當幽明無愧卒贈大師謚文定　丘濬云一時賢相稱

三楊蹙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
旁午瀕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
兵連禍結極于上木之變誰實啟之春秋責備
賢者其能逭哉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于獄尋宥
之

時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事誣直言官交章論
列乃白其誣

九月以鄺埜爲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部事皆振王之晞惟阿諛受成
晞死埜代之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師師巡邊

十二月召楊寧還命兵部侍郎侯璡參贊雲南軍
務

丁卯十二年二月朔日食

國子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之去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商賈爲罷市

以蕭鎡爲國子監祭酒

以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先是謙丁父憂　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淡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留京師既而復聞母喪　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夏五月陞王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習禮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議論士論宗仰歸山十五年卒謚文淵

秋七月河決張秋榮澤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僉都御史張楷討之

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棗棗令紡績畜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堙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視至其地異之以其法下諸州縣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民需笞之

領牧者譖于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箠幾死謫戍邊

逮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

銓先督南京糧儲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曰宴不輟御史范霖湯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詣奏諸御史俱逮至未自而銓忿得心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麓川思機發據孟養叛

思任發子也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十三年正月朔

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聚爲總兵率師討思機發

二月朔日食

三月賜進士彭時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福建民鄧茂七反

命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先是柳葉按閩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之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建昌人鄧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租外例有餽遺茂七始倡其民輩之輸租遠者又令田主自運田主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捕之茂七拒捕殺弓兵縣聞于上調官兵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聚衆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劫上杭據杉關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掠庫藏御史下宣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殺使者

僭稱王署官職其勢益熾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閩浙廣東寇盜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慮有侵軼　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城垣立柵以斷要路團練鄉兵賊入境輒擊斬之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益鎮以簡靜服則遍歷諸郡崇奬學校詢求民瘼遠近感服

七月都督陳詔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死

八月以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輊爲巡撫

十月封宣府總兵楊洪爲昌平伯

洪起行伍有機變然虜與中國和好未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多不過百餘騎洪用詭道掩殺實未嘗對壘取勝也

十一月王驥等破思機發于孟養塞思機發遁
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
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
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筭都指揮洛宣翟亨
等亦戰死思機發竟遁去大軍踰孟養至孟那
而還
副總兵陳榮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死之
十二月命都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
督軍務帥師討葉宗留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朔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瑾平江伯
陳豫爲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
吉祥監督軍務帥師討鄧茂七
鄧茂七寇建寧左參政張瑛戰敗死之
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至是
茂七寇城瑛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張楷劉聚擊敗之茂七死
茂七率衆攻延平楷以江浙南京軍伏三面而

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挑戰賊蜂擁而前伏起合擊大破之茂七中流矢死餘黨復推鄧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楷等攻之先遣選精兵二千伏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據之比旦賊視營兵少果出寨攻我軍山後軍已入其寨賊失巢穴因奔散

貴州苗反命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王之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將士多死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道路不通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先後擁師歸所至人遮泣陳苗害皆曰吾征麓川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騷動矣至是乃命璡等討之

進工部侍郎周忱爲戶部尚書仍舊巡撫

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一年遂有是擢時年方二十有八曉暢民情諳練吏治釐姦布惠恩威大著

浙江僉事陶成招葉宗留降之

時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illegible]

四月王驥擒苗王宣檻送京師伏誅召驥還

乙亥宣借[illegible]以驥爲征夷將軍討獲之送京師伏誅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六月南京宮殿災

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卒

寧陽侯陳懋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

懋等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復熾

懋等仍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州之圍入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

時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調兵討之知賊黨有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能自新吾當上請貫若罪不然吾將殄滅之無有遺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秋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

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孥南歸

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奉　上親征

八月我師敗於土木　上北狩

先是通使往來虜中以好語啗虜也先因爲其子求婚公主通使謾應之曰爲若請　上已許矣也先大喜是年春遣人貢馬爲納聘也　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姻意王振又減其賞賜馬值也是媿忿遂大舉入寇塞外城堡所至陷沒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之邊報狎至王振遂勸　上親征命　郕王居守及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率官軍五十萬人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部尚書王直率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　車駕發京師出居庸過懷安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井源等敗報踵至王佐鄺埜請回　鑾不許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係天

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若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壓營雷雨大作振惡之又聞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曰虜勢猖獗若此決不可前振始令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車駕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掖鄺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人馬渴甚次日八月望將啟行虜已逼不敢動虜見我兵不動乃佯退遣使持書求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下令移營南行未三里虜復至四面攻圍我師行伍大亂爭先奔走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砍

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蹈藉死者蔽野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王振爲亂兵所殺張輔王佐鄺埜曹鼐張益等數百人皆死其倖免者蓬首赤身踰山墮谷連日饑渴始得達關兵甲輜重無算盡爲虜所得後二日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金珠綺錦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八月　太后命　郕王攝政立　皇長子見深爲

皇太子

太后集百官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時議洶洶謂行且即真翌日乃立皇長子見深爲　皇太子時方二歲郕王輔之

夷王振族籍其家錦衣衛指揮馬順伏誅

郕王臨午門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王倉卒未有處分百官憤言振罪惡滔天陷　上虜庭傾危宗社若不速正典刑誅其族黨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傳旨籍振家馬

順叱百官使退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焉
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敢
廷辱羣臣于是衆爭毆之揪蹈分裂頃刻而死
血洒殿廷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長隨廷中喧
嘩班行雜亂王疑懼起欲還宮兵部侍郎于謙
直前掖止之請命行殺二長隨謝衆怒且
諭羣臣順罪應死擊死勿論振當赤族行奏
太后加誅衆乃定朝退王直謝于謙曰今日賴
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王命陳鎰籍振家振
宅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宸居珍奇寶玉綺繡
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
七尺磔振侄王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黨
彭清陳宦等并伏誅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下獄
上因于土木或勸洪急發兵衝虜圍洪閉門不
出故逮亨亦以不救駕并下獄
上出塞

上陷虜中惟校尉袁彬隨侍也先欲謀爲逆一
夕雷震所乘馬死也先懼其弟伯顏帖木兒又
力勸之乃止也先奉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
約以賄至即歸駕郭登閉門不納　上曰朕與
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　朝廷
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
哭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
上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宜嚴爲備安等括公
私萬餘金饋虜請還　車駕虜笑不應初虜來
索賄郭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乃約
壯士七十人與之盟令刼虜營奪駕還會有阻
者事不果虜竟擁　上去出塞至黑松林也先
營也先進酒令其妻妾歌舞娛　上奉　上居
于伯顏帖木兒營兩營相去十餘里伯顏帖木
兒事　上甚恭謹也先出獵又以所獲來獻
之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赴援戰敗死

蕭養南海人眇一目有智數坐強盜繫獄所

竹床忽生葉同禁者曰此祥瑞也因謀不軌與
囚十九人越獄出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間至
萬餘人遂圍郡城官軍禦之輒敗王清自高州
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
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近清舟伏兵忽躍出柴
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呼城中降
清罵賊遂遇害蕭養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
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以金濂爲戶部尚書

九月郕王即　皇帝位遥尊　帝爲　太上皇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
踐阼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嗣正統時議亦以
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彌禍亂於是
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郕王遂即位
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以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并直內閣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以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余儼爲僉都御史

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

起薛瑄爲大理寺丞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關

冬十月也先寇大同破紫荊關都御史孫祥走死

先是遣都指揮李鐸至虜營起居　上皇也先亦遣使請和還土駕詞甚慢悖朝議未決于議曰獨不聞社稷重者爲輕乎遂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恐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簡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亟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令悉隸神機營操練又仍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芻粮傳檄邊鎮虜至或擊其前或襲其後使虜首尾自顧不暇必狼狽歸　上悉從之經畫粗定而虜果入寇經大同郭登登城謂曰賴天地一祖宗之靈中

國有主矣虜知有備不敢攻遂由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以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

綱先上言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將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如种帥道李綱其人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虜深入乃奮擊之又勑邊將勒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　上悅遂有是擢

召邊兵入援

虜勢漸迫尚寶司丞夏瑄請召邊兵入捍京城內外夾擊乃召遼東宣府各邊精兵入援時邊城多陷宣府孤危又見調兵赴闕人心皇皇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仗劒坐當門下令曰出城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

也先犯京師焚三陵于謙石亨等禦却之

虜薄近郊京師戒嚴侍讀徐珵言天命已去倡議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百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家南渡之事可鑒矣因請斬言遷都者太監金英亦宣言於衆曰死則死耳有言南遷者　上命必誅之於是衆心稍定謙又奏盡移郭外人民入城令虜所過堅壁勿與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壩上諸處尚有芻粟數萬悉遣人焚之或請奏報謙曰寇在目前稍緩徒爲敵資耳　上命謙及石亨營城北都督孫鏜刑部侍郎江淵營城西侍虜釋王通爲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也先擁衆至城下石亨與戰殺傷相當也先遣使邀大臣議事且索金帛萬萬計廷議不能決問于謙謙曰吾知有軍他非所敢聞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　上皇於土城廟　上皇密謂復等曰彼無善意宜急還二人歸虜益四面剽掠

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虜死者無數石亨單騎挺刃突入虜陣殺數人亨侄石彪持斧佐之諸軍踴躍呼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追至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與虜戰城西小却諸將不相援鏜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不納疏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虜益振人心益危宜趣鏜還戰信從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乃退陳循請

上立詔鏜還

下榜數道諭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爵國公也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遂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石亨追敗于清風店楊洪范廣擊殘虜于固安盡殲之大同守將郭登聞京師被圍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畧曰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流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

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
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虜已退優詔荅之
分遣大臣鎮守邊關副都御史沈固守大同尚書
石璞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副都御史羅
通守山西副都御史朱鑑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
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
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
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
命兵部侍郎侯璡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

討貴州苗

十一月京師解嚴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城者給事中葉盛上言
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
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
寢郊社田里生靈何以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
便從之

論禦虜功封石亨爲武清伯楊洪進昌平侯加于

謙少保總督軍務石彪都督僉事餘陞賞有差

時以諸將士退虜保都城功在社稷陞賞頗溢

侍講劉定之上言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

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

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爵通侯謙陞一品

豈不怠忠義之心乎宜使亨等但居舊職以崇

廉耻羅通亦言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

乃陞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

性命忌能憎言于謙　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

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亾三千一百一十八

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上不許

以都督董興爲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

討廣賊黃蕭養

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信民初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于民及

是聞信民至民大喜信民發粟賑濟歸者益衆

賊黨漸散

十二月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翺禦却之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皇太后孫氏爲　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爲　皇太后立妃汪氏爲　皇后

都御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沒楷以撫賊班師賊復爲亂故罷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九疇先以禮科給事中出爲運司同知節儉嚴肅無毫髮私吏胥豪勢凜凜不敢肆丁內艱鹽場數千人叩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至是陞副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初令京府寄牧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　永樂中始以官茶易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　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

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量免徭役而陪補甚苦

圻輔之民始困